

其
金
修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

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



上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
論文集 =Diaries &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
collected essays in memory of Mr. Lin Hsien-tang
(1881.12.3-1956.9.8) / 許雪姬總編輯. -- 臺北市：
中研院臺史所， 2008.06
冊；公分.
含索引
ISBN 978-986-01-4363-8 (全套：平裝)
ISBN 978-986-01-4453-6 (上冊：平裝)

1. 林獻堂 2. 臺灣史 3. 臺灣傳記 4. 史料
5. 文集

733.207

97009897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

發行人：許雪姬

策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總編輯：許雪姬

編輯委員：鍾淑敏、陳翠蓮、楊麗祝、林蘭芳

執行編輯：王美雪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02-26525350

<http://www.ith.sinica.edu.tw>

美術設計：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印製：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 年 6 月

訂價：新臺幣 450 元

ISBN 978-986-01-4363-8 (全套：平裝)

ISBN 978-986-01-4453-6 (上冊：平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一

前年（2006年）9月8日是先祖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的紀念日，為感念獻堂先祖父的德行，在9月8日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中縣文化局指導，明台高中及霧峰林家族親共同舉辦「緬懷臺灣民族先驅林獻堂文化系列活動」，邀請了許雪姬教授、張炎憲館長、前臺中市長林柏榕先生、廖振富教授、趙天儀教授等舉行多元主題的文化演講會，宣揚臺灣歷史文化，辦得很成功。

同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明台高中共同舉辦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的研討會，從《灌園先生日記》的分析與研究，探討與霧峰林家的人事物相關連的主題，範圍從日常生活中的米糧、音樂、體育、宗教到民族、國族主義的形成均有涵蓋，一系列且全面性的呈現獻堂先祖當時的生活情況，受到聆聽人的喝采。

《灌園先生日記》是許雪姬教授主導帶領的團隊「林獻堂日記解讀班」所編輯而成，先祖日記自1927年起到1955年，前後寫29年。內容有家族生活，臺灣早期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等，先祖父的日記，可稱得上是臺灣近代史的縮影。

《灌園先生日記》已能在美國見到，一位華裔美國醫師楊先生來訪時表示，他在美國的圖書館內看到了《灌園先生日記》，讀完後大為感動，特地來到霧峰萊園明台高中參觀林獻堂文物館，專程拜訪我告知這訊息並向獻堂先祖墳塋致意。

文化的傳承，芳嫻很認真的在推行，感謝很多人士支持、學校師生作為後盾，讓本人越來越有信心、愈做愈有興趣，能將文化的傳承做得更好，未來也必定努力不懈，就像當年獻堂先祖父所堅持的文化教育傳承理念一樣，一路走來不曾改變。

霧峰林家花園萊園，目前是明台高中校園所在，是先祖父他早年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日記中就可看得到，每當有朋友貴客來訪，先祖父必定邀約萊園一遊。本人與族人將先祖父這種精神傳承延續。

藉此序文，芳嫻除了感謝許雪姬教授對獻堂先祖日記的用心研究外，也祝福此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的合輯出刊成功。

明台高中 林芳嫻



2007 年美國華裔楊正聰醫師、夫人（右三、右四）蒞臨明台高中訪問。左起：林芳嫻（明台高中董事長，左一）、謝仁芳（文史工作者，右二）、林垂益（明台高中校長，右一）。

序二

日記為歷史研究的頂級資料，也是除官方史料外最重要的個人史料，有時其價值甚至超過官方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自設籌備處以後即非常積極地投入民間史料的搜集，日記即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本所獲得最重要的第一位私人日記為林獻堂先生的《灌園先生日記》，由於林獻堂先生是日治時期最重要的民間領袖，所接觸的人、事很多，因此，此一資料的重要性早為國內外學界所重視。為了整理、校讀、出版這一套日記，本人自 1998 年 5 月起成立「林獻堂日記解讀班」，有 10 多名所內外研究人員及博士生一起參與，每週一下午研讀 3 小時，此一長達 8 年半、可能是國內最長、最頻繁的讀書會暫時畫下休止符，然而林獻堂夫人楊水心女士日記，其堂弟林痴仙先生日記，其堂兄林紀堂先生日記、堂嫂陳岑女士日記，仍繼續進行中，而這一自 1915 到 1955 年間留下來的日記，不僅是研究霧峰林家的重要資料，也是了解臺灣社會最重要的寶庫。

當林獻堂先生的日記即將解讀完畢，本人乃想籌辦一個以日記為核心的研討會，由解讀班成員就日記的內容為主展開各方面的研究，而 2006 年正好是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故在 12 月 22、23 日假霧峰明台高級中學政光樓 7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得到明台高級中學董事長林芳娛女士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省諮議會的協助，共發表 19 篇論文及一場綜合討論。這次的研討會極有意義，因此在會後決定出版《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

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又蒙林芳娛董事長捐助新台幣 100 萬元，使本書得以順利的出版，謹致最高的謝意。

本論文集最重要參考的素材是長達 27 年的《灌園先生日記》，此外還包括豐原人張麗俊已出版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共 10 冊），還有相關的獄中日記、《呂赫若日記》、《楊基振日記》、《求禮柳氏家日記》等，共分為幾個主題：一是日記的史料價值，就是介紹尚未出版的日記，如〈林紀堂日記〉、〈林痴仙日記〉、〈楊基振日記〉（已於 2007 年底出版）、〈王叔銘日記〉，以及已出版的荷蘭時代的「日誌」的使用問題，介紹新日記、討論日誌史料的運用是本主題的核心；二是日記中的國族，3 篇文章中〈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一文，用近似日記的臺灣人之祖國遊記，分別由謝南光、陳旺成、鍾理和、吳濁流想像中的祖國與踏上祖國、面對祖國後的感受，而最終他們濃厚的祖國情結並未被現實狼狽的祖國所擊倒；〈求禮柳氏家日記〉是韓國人的日記，藉由該日記的被重視，以探討日記在韓國學術上角色，以及韓國殖民地史研究的演變；〈下村湖人及其臺灣短歌〉一文，作者認為下村湖人（虎六郎）來臺並未留下日記，但卻留下 300 多首短歌，由短歌來看下村湖人在臺面對臺中中學罷課事件，不免令人感到失望，因為下村的短歌幾乎沒有觸及「臺灣人」，然而由其短歌仍得以了解其個人的心境。

第三個主題是日記中的司法經驗，一是利用蔣渭水、賴和、簡吉在獄中的狀況及留下來的日記來分析 3 人入獄在獄中的狀況，以及作品所透露出不同的訊息，大體而言此 3 人都是所謂的政治犯，但蔣、簡因知罪名、刑期，因此坦然面對獄中生活，而賴和則因一切未定，而陷入焦躁、無奈。由

三個不同的主人翁所呈現的獄中生活，可讀出不同的感受。臺灣菁英的民事爭訟調停與和解訴訟經驗，是以林獻堂、張麗俊兩人的日記為史料，利用其中的案件來觀察日人引進的司法制度和臺灣民間的和解經驗，如何使在地菁英扮演和事佬的情況。第四個主題是日記中的經濟，是大半以米為中心的討論，一是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的正米市場與期貨交易間的民族問題以及經濟問題，其次討論戰後初期政府收購大戶餘糧的問題，亦即何謂「大戶」，何謂「餘糧」，收購的價格是否合理，餘糧該不該被政府收購等問題。

第五個主題是日記中的宗教，〈林獻堂與基督教〉一文主要由教外人士的林獻堂，其心目中的基督教，來看其早期對基督教的一度嚮往，但終究捨棄基督教的原因。林捨棄基督教而開始學佛，應是 1937-1940 年間在日本沉潛時開始轉向學佛。回臺後積極參與宗族廟靈山寺的宗教活動，以及其對人間佛教的期待。第六個主題為日記中的醫療與體育。林獻堂雖是傳統士紳，但其在身體、醫療方面的觀念相當西化，接受西醫治療與當代士紳比對是相當特別的。至於林獻堂每日散步、會騎自行車、打ベビ高爾夫、打桌球等，在環遊歐美至美國時還去參觀美國職棒，回臺後參加一新會的活動中，有不少是關於衛生、體育方面的演講和活動。

第七個主題是日記中的音樂生活，這個主題由兩個學音樂的人來撰寫，一是針對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藉由田野發掘出霧峰當地的樂團、曲館與參與的地方人士，也指出霧峰除林家以外，還有許多具有音樂素養，願意資助、加入音樂活動的家族；另一篇則是相對於臺中，用《呂赫若日記》來看臺北在地文化人的音樂生活，及圍繞在呂赫若身邊的音樂人。

由本論文集可知，日記的資料是多種多樣，值得發掘，目前臺灣人寫的日記包括長篇、短篇已出版、未出版的，已被發掘的有數十種，由其中可以看出一些臺灣人日記的特色：一、荷蘭代留下「城」的日誌，如《巴達維亞城日記》、《熱蘭遮城日誌》；二、鄭氏王朝留下《從征實錄》，可視為鄭成功的「日記」；三、清代沒有本地人（臺灣人）留下的日記，大半是來臺官員所留下，如《臺灣海防與開山日記》、《宦海日記》、《臺灣日記與稟啟》；四、日記的語言有中文、日文、白話羅馬字，或其他外國語文，以〈楊水心女士日記〉而言，她學過漢文，因此日記大半用漢文，但非中式，而是臺式（換言之，用臺語的寫法），也用當時長老教會通行的白話羅馬字，甚至碰到用品名、店名則會用日式漢文或拼音，如常用「貸切」或「大切」指的是出租車，常去的飯店叫「ツバサ」；五、戰前、戰後文字的轉變，日治時期受過日本教育者寫日記大半用日文，但 1945 年日本投降後，開始練習用漢文書寫，有時又因漢文書寫困難，又換用日文記，有時攙雜，到最後才用漢文來寫日記，上述小小看法是這 10 年研究日記的一點心得。

以單一日記為素材來召開學術研討會，臺史所於籌備處時期在 2000 年以「日記資料與臺灣史研究——以田健治郎日為中心」為題召開第一次，第二次則是 2004 年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與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合開「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並於 2005 年底出版《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本次會議是以日記為主題的第三次，論文集則為第二本。2009 年臺史所也將再召開以日記為主題的研討會，屆時《吳新榮日記》以及部分《黃旺成日記》都將出版，素材增加，相信可以使研究的範圍更廣、更深刻。

目前臺史所仍在進行〈林獻堂先生日記〉的解讀工作，而〈黃旺成先生日記〉的解讀也已進行兩年多，希望有興趣者可以在每星期一下午2時到5時，晚上6時到9時來參加。

本書的出版，除了要謝謝林芳娛董事長的玉成外，也要特別謝謝「林獻堂日記解讀班」的助理劉世溫，協助解讀工作的鄭麗榕、吳奇浩，以及堅持到林獻堂日記解讀班結束那一刻的伙伴，其中劉世溫和鍾淑敏是最早參加的，李毓嵐、陳翠蓮在一年多後加入，特別謝謝他們。最後，謝謝本書的助編王美雪，好在有她的好脾氣和耐心，這本書才能在此時與大家見面。

許雪姬

2008.5.20



林獻堂先生日記解讀班結業式

照片前排左起：鄭麗榕、李毓嵐、陳世榮、許雪姬、楊麗祝、何鳳嬌、劉世溫、鍾淑敏、黃慈怡。第二排左起：曾士榮、林蘭芳、陳翠蓮、陳姪淑、連憲升、黃子寧、王昭文。第三排左起：林丁國、蘇瑤崇。

凡例

1. 為統一全書體例，本論文集皆以西元紀年，如有需要，則在西元年後標出清朝年代或日治年代，如 1901 年（明治 34 年）。
2. 全書中，凡提及「台」，皆以繁體「臺」表示，但引文或已出版之刊物／篇名則不在此限。
3. 凡涉及數字部分，均統一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惟內容為敘述或引文中原有的中文數字，則維持原狀。
4. 引用書目，凡首次徵引皆列完整出版資料，若再次徵引，則刪除出版資料，但論文及期刊則不在此限。
5. 在索引部分，由於本書多篇文章引用《灌園先生日記》，為精簡內容，故不將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等辭條列入。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

目次

序一	i
序二	iii
凡例	viii

日記的史料價值

翁佳音〈荷蘭檔案有關臺灣「日誌」的運用與問題〉...	1
李毓嵐〈林紀堂日記〉與〈林癡仙日記〉的史料價值〉.....	37
黃英哲〈楊基振日記的史料價值〉.....	89
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 僚屬與美軍〉.....	123

日記中的國族

陳翠蓮〈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	167
陳姪媛〈從國族主義史學到生活史書寫：由《求禮 柳氏家日記》看韓國殖民地史研究的演變〉...	221
張季琳〈下村湖人及其臺灣短歌〉.....	275

日記中的司法經驗

楊麗祝〈獄中日記三則——蔣渭水、簡吉與賴和〉.....	311
-----------------------------	-----

- 陳世榮〈近代臺灣菁英的民事爭訟調停與和解訴訟
經驗：以張麗俊與林獻堂日記為核心〉..... 379

日記中的經濟

-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灣正米市場與期貨交易（1924-
1939）〉..... 459
-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收購大戶餘糧問題——以《灌
園先生日記》為中心的討論..... 509

日記中的宗教

- 林蘭芳〈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
（1927-1955）〉..... 573
- 黃子寧〈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1945）〉..... 675

日記中的醫療與體育

- 范燕秋〈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
生觀及其實踐〉..... 731
- 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 791

日記中的音樂生活

-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 841
- 連憲升〈從《呂赫若日記》管窺日治末期臺北文化人
的音樂生活〉..... 903

- 索引..... 951

荷蘭檔案有關臺灣「日誌」 的運用與問題

翁佳音*

摘要

本文首先釐清荷蘭東印度公司「日誌」的性質，以及介紹臺灣近代初期史的基礎史料的幾本重要日誌，包括有《巴達維亞城日誌》、《臺灣城日誌》、其他船長日誌以及雞籠日誌。文中探討日誌編譯與使用上的問題，強調古典史家所具備之檔案學與考證學技藝的必要，以及歷史名詞的再確定，而且需放在長期、世界史的文脈中來解讀，或許可讓「荷蘭時代臺灣史」走出時代侷限，開展更寬廣的視野。

關鍵詞：日誌、臺灣近代初期史、荷蘭東印度公司、歷史名詞、檔案學與考證學、長期史與世界史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通過刊登日期：2008 年 2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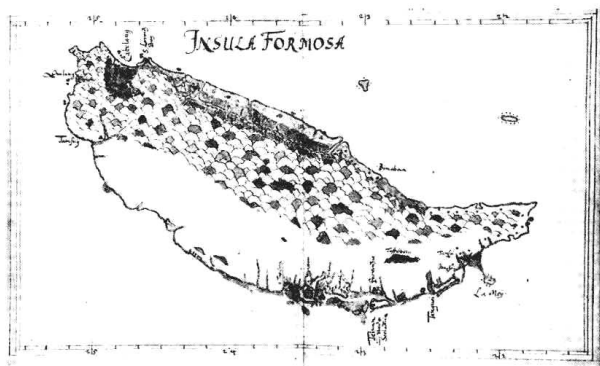
- 一、地政測量員梅氏喜歡寫日記？
- 二、虛實之間
- 三、荷蘭東印度公司日誌的性質
- 四、臺灣近代初期史的基礎史料的「日誌」
- 五、日誌編譯與使用的根本問題
- 六、結語

一、地政測量員梅氏喜歡寫日記？

前3、4年，旅荷史家江樹生先生費神從原檔抄寫翻譯，而由漢聲出版社刊印的德籍荷蘭東印度公司土地測量員梅（P. D. Meij）之「日記」後，¹由於該書提到鄭成功的長相、武功，以及圍城之役中，鄭軍屯田等種種歷史事件，頗吸引雅好荷鄭時代的讀者，《梅氏日記》因而在一些人口中琅琅成頌。加上荷蘭有關臺灣文獻，又有所謂《巴達維亞城日誌》、《熱蘭遮城日誌》等等名目，就曾經有人問我：是否荷蘭東印度公司由於近代化經營理念，所以公司職員，或荷蘭人都有寫日記的優良習慣，因而替臺灣保留了荷蘭時代的臺灣史？

這多少有點是因美麗誤解而提出的惱人問題。嚴格而言，所謂《梅氏日記》，其文件標題，原文為：

1 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出版社，2003）。



荷蘭東印度公司德籍傭兵所繪臺灣圖，圖中東北部的宜蘭（Cabelang）與蘇澳港（S. Lorens Baij）標誌顯著，表明該地與外界並非隔絕狀態。〔資料來源：W. Joost ed., *Die wundersamen Reisen des Caspar Schmalkalden nach West-und Ostindien, 1642-1652* (Leipzig: Brockhaus, 1983), p.141〕

Het naervolgende sijnde 't geene per memorie onthouden van 't gepasseerde in 't geweldigh overvallen des Chinesen mandorijns Cocxinja op Formosa en geduijrende ons gevanckenis, beginnende 30 April 1661 en eindigende 4 Februarij 1662. Batavia, 17 April 1662, was onderteekent door 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in.

如果直接翻譯，大概是：

文後附件係中國大官國姓爺攻打福爾摩沙，暨我公司人員被俘期間所發生事之備忘錄（memorie），起自 1661 年 4 月 30 日迄於 1662 年 2 月 4 日，梅茵士典人 P. D. Meij 簽署。

梅氏的備忘錄，是附在巴城高等法院（raedt van Justitie）調查揆一（Frederick Coijett）失城責任筆錄卷宗（verbael）後所附的文件之一。² 「memorie」在法律用語上，譯成供

² VOC1238, fol. 799-847; 849-914.

狀、筆錄似較妥當。畢竟，梅氏自赤崁城樓（Fort Provintia）城陷後被俘在敵營一段時間，甚至還替鄭成功測量、接收土地，後來雖被釋回，有必要向公司交代行蹤。因此，若把這份與法律案件有關的紀錄，理解成梅氏個人有心逐日筆記時代動脈之「日記」，不能不說是一種美麗的文學想像。17、18 世紀，在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留下真正的私人日記，非常之少，最有名的，大概是公司士兵比利時人 Carolus Van der Haegh 的 1699 年至 1705 年日記，此人與他的伙伴在駕小船從馬尼拉逃亡到日本途中，可能登陸臺灣（Ernosse）東岸的某個港澳。³

二、虛實之間

類似如此「荷蘭時代」的美麗誤解或想像，所在多有。其中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長期以來荷蘭檔案與文獻被神秘化，使人們對東印度公司（VOC）文獻多少有些遐想，以為臺灣早期歷史奧秘盡在其中，能夠運用「古荷蘭文」的學者，相當了不起。但另一方面，也許是現代學術界體制問題，檔案譯註與文獻考訂等需費時多年的艱難基礎工作，似乎比不上逐年單篇論文的發表。一些流行的似是而非之歷史知識，因此仍未經學術驗證而繼續保留迄今。

例如，數年前，故宮博物院舉辦荷蘭時代福爾摩沙展覽，不只文化媒體，連學者也推波助瀾宣揚荷蘭東印度公司

³ J. Parmentier & R. Laarhoven eds., *De avonturen van een VOC-soldaat, Dagboek van Carolus Van der Haeghe 1699-1705* (Zutphen: Walburg Pers, 1994, 2002), pp. 57-60, 130-131.

的近代性，荷蘭公司為了開發臺灣，不惜從印度輸入黃牛，還設立醫院、引進外科醫師，以招徠漢人移民臺灣從事土地開墾。甚至有人認為輸入的牛隻中，應有荷蘭的乳牛。⁴當時，我曾於報章雜誌受訪或為文，舉《熱蘭遮城日誌》未有從印度或印尼輸入牛隻，反而屢有澎湖進口之記載；以及提出荷蘭時代的外科醫師、醫院，事實上與現代的醫師、醫院不完全相同。可惜，我的提醒之語，正面回應者鮮少。

接下這幾年來，有關荷蘭時代臺灣史的論文、書籍，如雨後春筍刊行，踏襲或新奇之論魚目與珠玉同籠，缺少專業的檢選，古典檔案學研究彷彿緩不濟急，難免讓有志者心生 *prior tempore, prior jure*、「番仔賣牛，先講先贏」之嘆。這是嚴肅課題，一時之間不易理清事明。本文主旨在介紹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臺灣「日記」文獻類，不過，有關《巴達維亞城日誌》、《熱蘭遮城日誌》資料的大致情形，兩部書的中日譯本序言、導讀多已扼要說明；⁵特別是前賢中村孝志先生也有相關檔案文獻的介紹，⁶讀者可自行參讀，本文若再重複，難免有踏襲之譏，無助於《日誌》研究的深入。

所以，底下的文章，將僅就我個人研讀經驗，介紹、澄清一下荷蘭文獻中「日記」或「日誌」之性質，並大略說明《巴達維亞城日誌》與《熱蘭遮城（臺灣城）日誌》的編輯、譯註經過，進而提供一些個人研究芻議，給不諳荷蘭文

4 直到最近，我有位曾任職臺糖公司畜產研究所的老朋友，還來信詢問荷蘭時代是否輸入乳牛之事，並參見註 40。

5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1》（東京：平凡社，1974），〈序說〉，頁 3-24；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第 1 冊，〈譯者序〉，頁 3-6。

6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下冊，頁 219-256。